

文章编号: 1000-5692(2000)01-0067-04

园林美与音乐美

吕荣华

(浙江林学院园林系, 浙江临安 311300)

摘要: 音乐用在时间里流动的有组织的乐音来塑造艺术形象, 表达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感情; 园林有着凝固于空间的节奏、旋律、音调和乐境。二者可以融会贯通。这 2 门同源艺术有机地荟萃在一起, 将给人以丰富多样的审美感受, 并为音乐创作和园林设计, 提供借鉴和灵感。参 5

关键词: 音乐; 园林艺术; 节奏; 韵律; 审美

中图分类号: S7-05 **文献标识码:** A

音乐用有组织的乐音塑造形象, 园林用植物、建筑、山石和水体等构景。虽它们运用的材料不同, 但二者的社会功能都是通过形象来感染人, 审美原理是一致的。因此, 研究园林和音乐的内在联系, 能丰富人们的审美感受, 有助于音乐创作和园林设计。

园林是以植物、建筑、山石、水体和各种物质要素, 经过各种艺术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占有一定空间的艺术品。它不仅同人们视觉发生关系, 而且与人们的听觉和触觉发生一定的联系。人在欣赏园林的时候, 会因造型、色彩和音响等现象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园林外部的造型美可造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 有的鲜艳富丽, 有的庄严雄伟, 有的舒展大方, 有的小巧玲珑, 有的古色古香, 有的神秘莫测。同时, 园林环境还能给人造成感情上的持久影响, 会无声地作用于人的心灵。园林所引起的心情很接近音乐的效果。

1 音乐时间与音乐空间

音乐是不同长短时间的组合, 同时又是不同高低声音的组合。虽说音乐是声音艺术, 但音乐中时间的重要性却是超过声音的。音乐时间是通过节拍和节奏的各种变化组合起来的。没有声音固然无所谓音乐, 但在某种情况下, 没有声音的音乐时间也可以是音乐的一部分。唐诗中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佳句。这里的“此时”就是没有声音的音乐时间。乐谱上的休止符就是没有声音的音乐时间。时间总是转瞬即逝, 音乐时间也是如此。由于声波不能在空气中停留, 停留也即消失, 因而音乐感觉只能通过欣赏者的记忆去获得, 从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声音中产生共鸣, 并随着音乐的推进, 去达到某种期望的艺术效果。

音乐既是时间艺术, 也是空间艺术。音乐声音是通过空气波动传到人的耳朵的。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的空间位置上, 声波的特性有明显的差别, 因而听者的感觉也不一样, 加之人的耳朵不仅具有听到声音的能力, 而且还有辨别声源空间位置的能力, 从而产生一种空间感, 即立体感。由于这种空间

收稿日期: 1999-06-21; 修回日期: 1999-11-10

作者简介: 吕荣华(1955—), 女, 广东开平人, 讲师, 从事音乐教育与理论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差别形成的立体感能使人在欣赏音乐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音乐也就变得更为真切动听。

2 园林的无声韵律

园林凝固在三维空间, 从抽象的时空相关的视角看, 移动视线和进一步移动立足点, 把它作为一个过程, 那么, 它又类似流动于时间之中的音乐。

和谐的韵律特别是其中的节奏, 被认为是音乐的生命。关于什么是节奏, 汉斯立克从纯形式的角度指出: “音乐的原始要素是和谐的声音, 它的本质是节奏。对称结构的协调性, 这是广义的节奏, 各部分按照节拍有规律地变换地运动着, 这是狭义的节奏”^[1]。至于韵律, 其内涵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样, 例如音乐的对称、协调、比例、重复、变换、齐一、层递、交替、间隔、循环、回旋、联缀、展延、变奏……而其总的核心, 就是音乐的和谐。这些音乐形式美的规律, 也和园林相通。园林中也流注着这种音乐的精神, 然而, 它们又是无声的。

2.1 对称, 协调, 比例, 重复, 变换, 齐一

音乐中的对称可以通过复调音乐的对位表现出来。这种同时进行的对称结构, 相互关联, 协调在音乐的有机整体之中。而园林建筑的对称结构, 则表现在空间的并存关系之中。比例是整体和局部、局部和局部的一种适称关系。黑格尔说: “音乐把它的创造放在比例的牢固基础和结构上”^[3]。重复, 变换, 齐一, 这是音乐最基本的因素, 表现为每部分按节拍有规律的运动。这种周期性重复出现的节奏序列, 也大量地出现于园林艺术中。

浙江林学院正门大道两旁对称地种植着排列整齐、四季常青的雀舌黄杨 (*Buxus bodinien*), 中间插种球型的桧柏 (*Sabina chinensis*), 点缀成活泼跳跃的“交替韵律”。雀舌黄杨后面是高出 20 cm 左右的大叶黄杨 (*Buxus megistophylla*), 以之并列, 如同绿色的墙壁, 形成一种“形状韵律”, 在重大节日和有外宾到来的时刻, 常在常青的绿墙前放置一些盆花, 红绿有序, 漂亮大方。进门就给人一种安静开朗的感觉。

与前后笔直道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圆形的大花坛, 花坛的最中间是一圈矮型龙柏 (*Sabina chinensis* var. *kaizuca*) 衬托着的洒金桧 (*Sabina chinensis* cv. *Aurea*) 球, 突出醒目。龙柏树外圈的图案是各种花卉组成的 (有时星形, 有时波形), 春天是金盏菊 (*Calendula officinalis*), 秋天是一串红 (*Salvia splendens*), 冬天, 辛勤的园工又种上了羽衣甘蓝 (*Brassica caulorapa*), 花期按季节而此起彼落, 全年欣赏不及, 美不胜收。植物高矮错落, 规则或不规则地重复变化, 富有强烈的韵律感。

从花坛两旁绕过, 通向 7 层高的教学实验大楼的大道两旁有矮小整齐的雀舌黄杨, 背后连接着如茵的草坪。一些长型的花坛镶嵌在大道的中间, 花坛中种有柏树和四季变化的花卉, 边上围种着麦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精致娟秀, 如同修饰旋律用的装饰音。大道的对称布局如同一首 A+B+A 三部曲式的序曲, 呈现出严肃完整的格调。

2.2 层递

一首乐曲在进行中速度逐渐加快或者放慢, 然而又保持其同一定性的节奏重复。乐音的逐渐增高或降低, 这都是一种层递。至于园林空间造型的层递美, 则有纵向和横向 2 种基本类型。比例精制的塔为什么比层层高度相同的高楼大厦美, 这是由于它从塔基到塔顶按比例逐渐缩小, 表现出递减的节奏美。这是园林造型的纵向层递。横向层递的造型如桥, 如果不是具象地描述它那体势之美和细部之美, 而只是抽象地看, 那么, 长虹卧波的桥身就会化为一条长长的优美的弧, 这种起伏不大的渐变的曲线, 最富于柔和含蓄的抒情意味。

浙江林学院大道的东边是叠翠园, 整个园铺满了马尼拉 (*Zoysia matrella*) 草坪, 一直通向运动场, 占地 1.1 hm², 高低起伏, 蜿蜒延伸。靠大道边有几排无规则种植的银杏 (*Ginkgo biloba*)、白玉兰 (*Magnolia heptapeta*) 和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秋天, 叶子由绿色变黄色, 属变色树种)。紧靠图书馆一角, 十几棵圆锥型的雪松 (*Cedrus deodara*) 昂然屹立, 仿佛一支男声合唱队, 在唱着浑厚深沉的和声。对面是一行桃树 (*Prunus persica*), 春天, 粉红色的桃花在阳光的照耀下, 娇艳灿烂。桃树前 10 m 处有一孤植的圆柱型的柏树 (*Platycladus orientalis*), 它像一个独唱演员那样站立在草坪中央表演, 四周没有

干扰,空间由它去伸展,游人可以充分地欣赏它的个体美。这在园林植树中,称为孤植树。草坪当中还有一排间距相等,排成半圆形的棕榈树(*Trachycarpus fortunei*),伞形的棕榈树像是嵌于宽阔草坪的闪亮的珠子。坐在草坪上往运动场方向望去,起伏的草地无限延伸,给人以无边无际的感觉,犹如一首酣畅的草原牧歌,曲调悠扬,辽阔宽广。

2.3 交替,间隔,循环,回旋,联缀,展延,变奏

园林中的光与影,也是一种富于间隔节奏的景观。因为一方面,影和形(景物的实际形象)有距离,它撇除了景物的种种细节,只望其大体轮廓,并改变其空间关系,使之抽象变形。另一方面,它把景物的色彩蒸发掉了。“阴影是黑暗,亮光则是光明。一欲隐蔽一切,一欲显示一切”^[3],于是留下黑白两极,造成了强烈的互映对比,出现了鲜明的交替间隔,这可看作是一种乐律。在江南园林的庭院里,池塘边,台阶前,白墙上,婆娑的竹和树,虬结的藤和花,筛下了日月的光华,于是,光斑点,明灭变换,黑白交替,相破相生,如音阶的高低,如旋律的起伏,如调性的升降,如乐思的变换,这是无色的画,无声的乐,循环,回旋。一首乐曲,由主音出发,最后终止于主音,或移调转调后,最后回复到原调,或曲式结构上表现出起承转合,或基本主题在插段的交替中不断地回环复迭,这都是音乐性的循环回旋。颐和园的“画中游”是立体回旋建构的上乘之作,它不但内外、平面和立面都富于造型的画意,而且其结构本身的高下回环就富于抒情的乐感。苏州怡园的曲径从荷花池起,循环往复,又回到荷花池,可说是“绕遍回廊”的平面回旋曲,联缀,展延,变奏。《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音乐以“一”贯“多”,并于“一”中求变。白居易《琵琶行》描写音乐演奏时,以“嘈嘈急雨”的急促到“切切私语”的舒缓,由“间关莺语”的轻快衬托“幽咽泉流”的哽塞,再在“寂然无声”中爆出“银瓶炸破”,这种一以贯之的多样性,是联缀,是展延。正是它,构成了美妙的旋律,和谐的乐曲。园林的各种景观,有曲有平,有低有危,有深有浅,有疏有细,其间都有自然的过渡,构成贯穿着丰富多样的旋律线。各个建构元素,也需要贯穿线索——游览线去联缀、展延乃至变奏。

浙江林学院西大楼后面有万寻园,万寻园的中心是“博览亭”,亭基高出地面约 100 cm,几根红色的圆柱,八只角向上翘起的亭顶,无论从高度、色彩和造型来讲,“博览亭”理所当然是园的中心。亭的对面与之呼应的是取名为“花雨廊”的长廊。长廊迂回曲折,横贯园中,随着游步的移动,长廊一则学校花房的各种花卉依稀朦胧,另一则园内各种植物清晰可见。廊上爬满紫藤(*Wisteria sinensis*),叶花点点。廊边有芭蕉(*Musa basioo*),宛如几位婀娜多姿的少女。亭廊之间种植着孝顺竹(*Bambusa glaucescens*,一家几代围着长者拢在一起),鸡爪槭(*Acer palmatum*,叶子像鸡爪一样)和红枫(*Acer rubrum*),还有 1 株笔直的铅笔柏(*Sabina virginiana*)。靠近西大楼的一角有成片的麦冬和石蒜(*Lycoris radiata*)。园中央有一片火棘(*Pyracantha fortuneana*)。整个万寻园就是一部结构复杂的交响曲,“博览亭”与“花雨廊”如同乐章中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有时交替进行,有时遥相呼应。园子一则高大的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如同调式中的稳定音级,雄健挺拔,铿锵有力。丛植的火棘、石蒜、鸡爪槭和麦冬是交响曲中不同音区的密集音块,各种植物和整个绿草植被是交响曲繁复变化的织体。万寻园从整体布局来看,其内外空间玲珑互渗,层次多变,处处有意。

3 超越时空的艺术境界

音乐语言的各种要素互相配合,使音乐具有了千变万化的表现力。音乐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和手段,描绘各种自然景物和生活现象。运用各种音响,在听众心中引起心情波动,产生非常丰富强烈又有细致区别的情感反映,从感情上影响人的精神境界。欣赏音乐时,随着音乐的描绘,会产生具体的联想。当人们根据自己的欣赏水平和生活体验去感受和理解音乐时,音乐的效果就越出了时间的所限。

园林建造有“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熳。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4]等建构手法,表“诗与画之境界在实际景物中出现”^[5]的意,达“在品题欣赏上以感情悟物,且进达人格化”^[5]的境界。人们游览园林的时候能触景生情,以情悟物,得到美的享受,那么,园林

的存在也就超出了空间的深远。

研究园林与音乐的共通点，可以寻找出构园和写乐的创作源泉，还可以让人们进一步领略园林和音乐的具象和意象的美。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汉斯立克. 论音乐的美[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9.
2 黑格尔. 美学：第 3 卷上册[M] . 朱兴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6.
3 列奥纳多·达·芬奇. 芬奇论绘画[M] . 戴勉，编译.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6. 95.
4 陈植. 园冶注释[M] . 第 2 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51.
5 陈从周. 说园[M]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 55.

Aesthetics in music and garden

LÜ Rong-hua

(Department of Lendscape Architecture,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Lin'an 311300 China)

Abstract: Music portrays artistic fom in running and regular sound, which expresses people's all kinds of feelings. Garden has characteristics with rhythm, melody, tone and musical milieu. There are a thorough knowledge and consanguinity of both music and garden. They express together and give people abundant perception on aesthetic judgment, and forward ideas and inspirations on musical creation and garden design.

Key words: music; landscape arts; rhythm; melody; aesthetic judgment